

散文 第三名 陳鋒哲

個人簡介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四年級

目前就讀於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四年級，曾得過北教大文學獎。

深冬的時鐘

如果身體裡真有座滴答滴答響的生理時鐘，那麼當它壞掉的時候，我想那除了暗示長假的啟動，再不然就是冬天彷彿一隻南遷的候鳥，披著整襲北半球黑夜的羽翼，龐大而緩慢的降臨。

那是每年冬天給我某種很無畏的態度。有一陣子約莫十幾歲時，它很像走失了，飛到童年我坐在父母親的雙人床上，我看著冷氣機那小小的黑色螢幕方塊鑲著六的數字，毛玻璃外起了一場淺藍色的大霧。後來我很久沒再看過那樣紅色鮮明的六，但那個畫面依然常造訪當老師要我們寫一篇跟季節感思有關的作文，它便乾硬成一塊口香糖黏在很深的皺褶裡，去除不掉。

暖冬與聖嬰也是在小學時期灌輸進我大腦裡的詞彙，氣候暖化開始像某種氣體瀰漫在生活裡。二十一世紀初，那還殘留著上世紀微量古典元素的一〇年代，地球村與天涯若比鄰還會被製成海報標語貼在教室布告欄上，地球嘴含溫度計，表情扭曲，它就快要發燒壞掉。現在小學教室的公告欄上又貼著什麼？地球有比較好了嗎？那些棒球擊碎窗玻璃的聲音，像一條冰河流進教室，北極熊也跟著漂了進來。我想像臭氧層破洞露出裡面紫色的毛線，織起一件地毯蓋在冰原上融化，海平面究竟會升高還是不變對於當時的我依然是個哲學問題。

冬季對於我來說也是類似的感覺，它比起其他季節，充滿更多抽象卻實際存在的概念，需要憑靠更多想像。比如說零下的低溫，硬成十版的毛衣，凍裂的水管，還有雪。2022 年的尾巴，宇多田光的〈First Love〉彷彿洞穴裡的古老回音，穿越二十年在台北所有地方響起。在我打工的書店，跟同事閒聊及此，他曖昧的態度似乎只喜歡佐藤健但不喜歡這部劇，他說不覺得比起日本人，台灣人更瘋這部劇嗎？

「我覺得它只拍出了台灣人對於日本某個年代的想像。」她敲了敲裝咖啡粉的濾杯，一塊焦黑的泥塊啪搭掉進渣槽桶，升起一縷白煙。

我可能跟野口也英一樣，還日夜開車繞著圓環在想些什麼而禮貌性的笑了笑，無法反駁。我常跟朋友說，老了我想搬到一座冬天會下雪的城市度過餘生。這念頭究竟何時種下？我猜想肯定有那麼一瞬是一張照片一部電影或是誰的一句話，讓我長久養起這個遙遠的自己在生活。

他起床穿衣，掃除陽台的積雪，搭長長的電車看松樹的冰針縫起放晴的天色。似乎真有另一個自己在遠方生活，暫且不要碰面，我就多少能讓此刻的我意識到疲倦還有自由。有些從南部上來的朋友已經對於台北的低溫很憂鬱（還有多雨），紛紛說著四年一畢業要趕緊逃離這裡。也有的堅持留下，不是因為工作機會比較多，就是不想回家。當然更有一批人，好不容易疫情緩和，像蟲群那般飛往國外後，轉頭怪台灣太小，太沒有個性，沒有發展的未來。

他們說，一座鬼島。

好像他們都打定主意此生不可能會再回來，鄉愁已經過時。那股矛盾，比起學歷、經驗，我想那不攸關資格或是自詡身為過來人的經驗豐富（明明連五年都不到），那可能更接近於跳到一個適合說話的位置。在生活未來已經被各種資訊懶人包訂製成 SOP 下名為成功的精緻標本，時間彷彿在二十幾歲的我們身上，早已暫停。那我還能說什麼？比起寫論文宅在家裡，出生台北，大學、研究所仍然待在北部的我真正感覺到這個「位置」可能才是最寂寞的。

大四的寒假是從交出期末小論那天真正開始。迎頭匆忙是人生第一場尾牙，打工，與朋友見面，馬上新一波大陸冷氣團將壟罩到過年。不知道為什麼當將近兩萬字的建築被文獻與論述搭建起來後，我有段時間都不怎麼愛說話，不怎麼聽得見別人談話的重點在哪裡，不怎麼進食，像一株植物那樣，只喝大量的水。看社群軟體上誰又去哪邊打卡跟誰出去旅遊，消息不經允許地穿透眼睛，好像胸腔裡淤積黑色的鉛液吐不出來。加上在書店的工作忙碌，那其實更像咖啡廳的進修，我似乎早就忘記當初應徵工讀生的念頭是什麼。先是看著 YouTube 影片模仿職人從咖啡粉的填充，轉平，壓實的步驟學習如何施力，最後鎖上沖煮頭萃取深色的義式濃縮。幾百次等待沖煮秒數的流逝，沒有想過半年就彷彿被分裝在一杯杯飲料裡稀釋，遞了出去。

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變成這樣的？幾年前第一次讀到柯裕棻的〈行路難〉，我想起那具淺藍色屍體突然感到悚然與親切。我奇異地查覺到，讓我多少感到前進的竟是這份不曾出現過的親切感。

熬夜寫論文的關係，幾天沒有打工的日子直接睡到中午，白晝硬生生被折斷一半。對於一直固定八九點鐘起床的我來說，我身體的時鐘是被徹底打亂。那是我第一次強烈感受到身體裡真有齒輪這麼一回事。它故障，無法轉動，粉刺豆子叮咚奏響，乾涸的眼球後方始終疼痛，照鏡子臉像是膚了層淺淺的黃蠟。暈眩或疲累都無法精準描述那種狀態，我單純覺得我的身體就是跟世界隔了一層透明的膜。半夜躲進棉被縮成一顆蛋，氣溫滑落，彷彿一覺醒來起便會航行到此生都無法抵達的北極。我起身看手機的時間，螢幕像是外頭中午曝白

的天色，還剩五個小時，天就要黑了。

北極的預言成真。過年的極度低溫讓整個東亞凍結，迷惑人的白雪燃起好多人上山和臨時出國的想望。從沒出過國的我們家還是維持著我們的時間線，睡到飽，回阿嬤家吃相比過去冷清許多的團圓飯。

「你看照片！A去了札幌，她說一下飛機就在下大雪。」

初三五點半還是六點起床？父親說。

「B也去首爾，她期末考完，當天晚上就全家飛過去了。」

五點半好了，出發再跟媽說聲，母親說。

「她們都去一個禮拜，好久喔。」

沒塞車中午以前應該可以到彰化，父親回應。

在車上好好睡一覺，醒來，中午以前應該可以到彰化，我跟不斷滑同學 IG 限時動態的妹妹說。那些動態設計成圓形的泡泡，像是一面又一面時鐘，個人有個人的時間，好多時差積累在一起有時連自己的時間都產生誤點。我總以為大家應該都正積極地在做些什麼，那種努力生活的面貌，持續的進行式。我經常的習慣是在準備發佈動態的前一刻，頭一轉，把剛才想了三十分鐘的字句照片全部刪除，我究竟為什麼要發？我也跟你們一樣在認真生活？不管北極札幌首爾還是彰化，除此之外我還想說什麼？

在時間感因塞車被調慢的南下國道上，我總佩服母親有說不完的八卦，說過也好沒提過的也罷，我恨不得能提取她所有故事將之捏塑為另一則小說。她的觀點犀利，反諷純熟，相形之下我的沉默實在太沒有個性。

我記得高中友人曾這麼說過我：「我覺得你是個沒有味道的人。」好像小說會出現的對白，只是將色彩抽換成味道（那時我還不認識多崎作）。我顯然沒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。他難道是看過小說之後想跑來提醒我什麼嗎？那時我又對他說些什麼話竟已經完全不記得，一切那麼像一場霧。

我是個沒有味道的人？

後來分班，見他下課時間坐在沒開燈的教室一個人滑手機，看書，其他人在操場的陽光下打球。多年後我想起這個畫面才忽然理解到，不管他心情是感激或是挖苦嘲弄，他可能只是單純想指認出我來——我們是同個物種，走在不同於他人的時間樣板裡。但一分班，我們也五年多沒有聯絡，沒有像那年對坐，開在崎嶇卻可長久至一個多小時的談話路上。他借給我的《百年孤寂》放

在我的書櫃原來也五年了。

五年很短也很長，出社會的第一桶金永遠是詛咒而很多人急欲破解它。大批歸隊的姿態，公職國考慢慢成了一副坐到老的好牌。而我的焦慮，依然是別人努力的時間裡我在幹嘛？永遠反覆的拷問。他們的時鐘準確敲擊每次整點，我始終慢半拍，跟不上隊伍。大家一個個西裝名牌掛在身上，走進玻璃帷幕大樓，空氣新鮮。那就好像代表所有人對於未來都想得很清楚，走在正軌上。但換我要踏進去時，我發現事實是那扇任意門後的世界從來就不是我能決定的。就算做再多思量，它依然有可能將我導向一個從不在選項裡的開展。我沒想過必須在打工中自己摸索習得煮咖啡的技藝，沒想過我憑恃多少在學校習得的學養，不管用上沒用上它都將帶給我多大的反彈。

在讀書與工作來回撞擊下，我花大量的時間放空，作業和研究還是要寫，工作的文案要寫，但關於自己的已經顧不上那麼那麼多。我幾度回想這段密度極高的日子，我當下想不通的似乎還在淤積，但在不停貶低自己的流速裡，我糊塗的先來到冬天，忽然就開始可以談了。

關於未來，關於痛楚，關於袒露，面對朋友我常感覺沒什麼事情可說，但真要說卻說也說不盡，沒有盡頭到我難以向他人開口。因為我一再必須面對自己的糟，那道難以言說的陰影，那可能才是我面朝社群動態的光芒感到抽離的因素。

母親告訴我，在車上總要有個人保持活力，不然爸自己一個人開車開到睡著怎麼辦：「說話並不容易。」

吃飯時低頭專心把湯水喝盡，聊天時練習如何看著對方的眼睛，通勤時不戴耳機而是嘗試去聽周遭的聲響。在「限時」催逼下，那些動態也許更像一只碼表。按下開始的是自己，害怕終結被他人忽略的也是自己。而時鐘從來就沒有盡頭不會隨便打擾，或許沉默也代表一種回答，儘管終點還是問號，那也是另一種說話的形式，前進的模式，

九點多鐘獨自閉店下班的夜晚，手機顯示現在溫度七度。經過那間還沒打烊的攤販，在夜的深海裡點起燈籠。平常都是直接走過的。我聞到金黃的香氣，第一次在下班路上買了炸雞塊炸熱狗和花枝丸當作宵夜。接過防油紙袋的瞬間，我猜想應該是在耳朵凍得刺痛的那一刻，我意識到身體裡有些東西重新啟動，齒輪發出聲響了。無關乎普魯斯特效應，而比較接近呼吸，走路，還有鬧鐘未響便醒來發現天正要亮的莫名時刻。

我低頭嗅聞紙袋裡的油炸味，拿竹籤咬一口燙嘴的雞塊，白煙飄渺，今年的冬天大概還要一段時間才會走。

評語

宇文正老師：

冬日身體的時鐘，停滯了下來，想像有另一個自己在有雪的遠方生活，意識便得到了自由。然而人生的時鐘呢？當周遭友人都已走在「正軌」上，自己卻仍在一種游離狀態——作者把當下的徬徨表達得委婉卻深刻。文字充滿冬天的氣味、色澤，非常迷人。